



# 高爾基選集 我的童年

上海辭書出版社

蓬子譯

在一間狹窄的黑暗的房子裏，我的父親穿着一件很長的白衣裳，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底赤腳底，腳指古怪地張開着，他那和平地放在胸上的安靜的手兒，底手指彎曲着；他底快樂的眼睛，關閉在兩個銅錢似的黑圓圈下面；他的靜靜的面上的光彩消滅了，我呢，被他那露着牙齒的怪樣子嚇得心怕。

我的母親胡亂地圍着一條紅裙，跪在我父親身旁，就是在我時常切西瓜皮用的那一個黑梳子，梳着他底長而柔順的頭髮，從額上梳到頸背上；她以低低的，粗啞的聲音不斷地說着，而她底浮腫的眼睛彷彿一定要被不斷流着的眼淚衝走了。

我的外祖母握着我底手兒，她是長着一顆高大而圓的腦袋，大的眼睛，一顆有如奔綿的鼻子的——

是一個面色黧黑的，溫柔的，怪有趣的人。她也哭泣着，而她底悲傷的聲音和我母親底正合成了一種合拍的和音。當她一面顫抖着一面把我推向我父親面前去的時候；可是我，恐怖而且不舒服，固執地要想佔着她的身子躲避開去。我以前從來不曾看見過大人們也要號哭的，而且我又聽不懂我的外祖母說了又說的話：

「和你爹爹話別吧，你將永遠看不到他了。他是死了——還沒有到死的時候呀！」

我生過很凶的病，事實上是才起床不久，而且我記得很清楚，在我剛生病的那時候，我的父親時常爲我快樂地忙碌着的。後來他突然不見了，我的外祖母來代替了他底地位，一個陌生人。

「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問她。

「從上頭來的，從尼尼來的，」她答道：「但我不是走來的，我乘船來的。人是不不能在水上行定的呀，你這小鬼頭。」

這話是又可笑，又聽不懂，又不確的。樓上住着一個有鬍鬚的，華麗的波斯人，地窖裏住着一個賣羊皮的衰老而黃的卡爾馬克人。你要上樓，你可以騎着欄杆上樓去，假使你萬一要那樣下來，你可以滾下來的。這是經驗告訴我如此。然而那裏有一間有水的房間呢？這話完全是不確的，高興作弄人吧了。

「爲什麼我是小鬼頭呀？」

「爲什麼？因爲你太會鬧。」她說着，笑了。

她甜蜜地、愉快地、和諧地說着話，就在這第一天，我就和她做朋友了；現在我所需要她做的一切，是叫她快點把我帶出房間去。

我的母親把我緊擁在她懷裏；她底眼淚與呻吟，在我心中創造出一種怪不安的感情。她那副悲苦的樣子我還是第一回看見。她往常時常顯得是一個很少說話的莊嚴的婦人；清潔的，光亮的，結實得有如一匹馬兒似的，她底身體是幾乎充滿着野蠻的精力，她底兩臂是可怕地強壯的。可是現在她是變得浮腫而且怔忡的，是完全絕望的了。她底頭髮，往日時常是十分雅潔地盤在她頭上，戴着一頂大而鑲着華麗的邊緣的帽子；可是現在是倒在她裸露的肩上，覆在她的臉上，至於那還沒有散開的髮辮底一部份，是曳在我的父親底永睡的臉上。雖然我在這房間裏已有好許多時候，可是她還沒有看過我一眼；她沒有做別的事，祇梳理着我父親底頭髮，一面含淚地嗚咽着，抽噎着。

現在幾個棕黑色的掘墓人和一個兵士伸頭探進門口來。

兵士厲聲叫着：

「現在要分別了，快一點！」

窗上遮着一塊黑披肩，風吹起來，有如一張船帆。我懂得這個，是因為有一天，我的父親曾經將我帶上一隻帆船，然而突然地，天空中響起一聲霹靂來了。他笑着，扶着我靠住他底膝頭，叫道：

「沒有關係的。留克，不要胆小！」

我的母親突然沉重地倒在地上，但幾乎又同時翻過身來，她底頭髮拖在塵埃裏，她底冷淡的潔白的面孔變成了鉛青色，有如我的父親似地露着她底牙齒，她以可怕的聲音說道：「關上大門吧！……亞里克希……滾開！」

把我推在一邊，外祖母奔到了門口，叫着：

「朋友們！不要胆小，不要來干涉，請走開吧，爲了基督底愛。這並不是虎列拉症，只是分娩……我請求你們走開，好人們！」

我躲在箱子後面的一個黑暗角落裏，從那裏我看看我的母親怎樣絞在地板上，喘着氣而且緊咬着她底牙齒；祖母在她旁邊，親愛地而且希望地談着：

「在聖父和聖子的名字之下……忍耐着，范露雪！聖母呀……我們的保護者……」

我怕起來了。她們在靠近我父親的地板上面匍匐着，摸摸他，呻吟着而且長嘯着，可是他仍舊沒有動，而且確實在微笑着。她們這樣在地板上匍匐了許多時候；母親幾次立起來，可是又倒了下去，外祖母在室內滾進滾出有如一個大的黑的又柔軟的球兒。突然地一個嬰孩啼叫了。

「謝謝上帝！」外祖母說。「是一個男孩子！」於是她燃着一支蠟燭。

我一定這時候在角落裏睡熟了吧，因為以後的事情我絲毫記不起來了。

永遠留在我記憶裏的第二個印象是落雨的一天，在墓場上的一個荒涼的角落裏，我立在一個黏土底滑滑的泥堆旁，望着他們把我父親的棺材放進這裏面去的那墳坑。在坑底，是積滿許多水，也有一些青蛙，有兩隻甚至跳上了棺材的黃色的蓋上。

墓旁，是我自己，母親，一個浸得濕淋淋的教士（註）和兩個拿着鐵鏟的刻薄的掘墓人。

暖雨底點滴美麗得有如玻璃細珠，我們都被浸濕了。

「墊滿墓穴吧。」教士吩咐着，走開了。

外祖母開始號叫着，用她那遮頭用的披肩的一角，掩在她臉上。掘墓人深深彎着身子，開始迅速地把泥塊拋在棺材上，擊着青蛙——它們向坑旁跳去，但都落到墳底裏去了。

「快點走吧，李尼亞！」外祖母說，抓住了我底肩膀，但我不想走，從她手裏掙了出來。

「還有什麼呢？啊，上帝呀！」外祖母劈叨着，一半怨我，一半怨上帝而且還沉默了一會兒，她底腦袋是頹喪地垂下了。

（註）教士（Sexton）係教堂的下級職員，司看管房屋器具等，又司打鐘，這種有時且司掘墓的——譯者。

墳墓已經覆滿泥土，可是她仍舊站在那裏，一直到掘墳人把鐵鏟拋在地面上，發出一種鏗鏘的響聲，而且一陣微風突然揚起又消滅了，將雨滴灑在人身上；於是她挽住我底手兒，經過一條橫在好多漆黑的十字架中間的小路，領我上一個離此有一點路的教堂去。

「你爲什麼不號啕的？」她問我，當我們離開了墓地的時候。「你應該號啕的呀。」

「我不高興號啕。」是我底回答。

「好，假使你不高興號啕，那你就用不着號啕了。」她溫和地說。

她這句話很使我驚駭，因爲我是很少號啕的，而且，當我號啕的時候，如其說是爲了憂傷的緣故，不如說是爲了憤怒多些吧；況且，我的父親時常要譏笑我的眼淚的，同時我的母親也會大叫着：「你不要大胆地叫呀！」

此後，我們就趕着一部四輪矮車，經過一條寬闊的可是齷齪的街道，在兩行粉刷得暗紅的房子中間。當我們趕着車兒的時候，我向外祖母問：「那些青蛙還能够跳出來嗎？」

「永不會了！」她回答。「上帝祝福它們吧！」

我回憶着，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從來不會如此常常而且如此親熱地談着上帝的。

幾天後，我的母親和外祖母將我帶上一隻汽船，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房艙在船裏。

我的小弟馬克塞，烟死了，包在一塊白布裏，用一條紅帶纏好，放在角落裏的一張桌子上。我爬上了包裏和衣箱，從船洞望出去，我覺得船洞正像一個馬眼睛呢。污穢的，起着泡沫的水不斷地流到窗玻璃上來。有一次，是這般來勢汹汹地打上玻璃來，竟濺到我的身上了，於是我不自主地跳回地板上來。

「不要胆小。」外祖母說，用她底仁慈的手兒把我輕輕舉起來，重新將我放到包裹上去。

一陣灰白的，潮濕的霧覆在水面上；不斷可以看到一片朦朧的陸地橫在遠方，祇是又被霧和水沫遮住。除了我母親，我們周遭一切都動盪着，唯有她，兩手抱在她的腦後，安定而靜默的倚在牆上，面色是鉄一樣的嚴肅而無情，而且還鉄一樣的沒有表情。帶了這副樣子站在那裏，沉默的，眼睛緊閉着的，在我看來，她真是一個絕對的陌生了。甚至她那外套我也覺得陌生起來。

外祖母好幾次溫和地對她說：「范麗亞，你不要吃點東西嗎？」

我的母親既沒有聲音打破這沉默，也沒有移動她底地位。

外祖母和我說話是低聲的，但對我的母親却是大聲的，然而同時又是謹慎而胆怯的，而且說得很少。我想，她最怕母親的吧，（這是很顯然的），於是我倆彷彿因此更接近了。

「撒拉托夫！」我的母親突然高聲地而且可怕地叫喊起來。「水手在那裏？」

奇怪的，我聽到了新的話！什麼撒拉托夫呀？什麼水手呀？

一個闊肩膀，灰白頭髮的人，穿著藍衣服，現在走進來了。他手裏拿著一個小箱子，外祖母接了過來，把我弟弟底屍體放在這裏面。安排好這事情，她便伸着手兒把這箱子及屍體運出門外去；可是，啊呀！因為長得太胖，她祇能側著身子走出房艙底狹狹的門路去，所以她是帶著可笑的猶豫，踟躕在門前了。

「真是媽媽！」我的母親不耐煩地叫道，從她的手裏拿過這小棺材來。於是她倆都不見了，其時我是留在後面的房艙裏，留意著這位穿藍衣裳的男人。

「好朋友，小弟弟就這樣去了嗎？」他說著，向我俯下身子來。

「你是誰？」

「我是一個水手。」

「那末撒拉托夫是誰？」

「撒拉托夫是一個鎮。你從窗門裏望出去吧。那裏就是！」

從船窗裏望過去，果然有一片陸地彷彿在浮動，朦朧地而且不完整地露著這陸地，好像它是躺在霧裏蒸散著水汽，這使我想它是剛從一塊熱麵包上切下來的一大片麵包。

「外祖母上那裏去了？」

「去埋她的小外孫。」

「她們要把他埋在地下嗎？」

「是的，她們自然要把他埋在地下的。」

於是我將那些已經和我父親一同埋在地下的活生生的青蛙告訴這水手。

他舉起了我，擁抱着而且吻着我，叫道：

「啊，我的可憐的小人兒，你沒有知道呢。應該可憐的不是那些青蛙，而是你的母親，想一想吧，她是怎樣地被悲傷所壓倒了。」

這時在船上傳來了一陣響亮的吼號聲。因為已經知道這聲音是從汽船裏發出來的，所以我也就不怕了；可是這位水手却匆匆地把我放在地板上，迅速地離開去，嘴裏叫着：

「我必須跑了！」

偷跑的慾望捉住我底心。我冒險走出了門外。外面，黑暗的，狹窄的空間是空空的，而不遠的地方，黃銅在梯階的踏板上閃耀着光。向上望望，我看見人們手裏拿着皮夾和包裹，顯然是走出這船外去了。這意思，就是我也應該走了。

可是當我走到船腰的前面，在一羣農人們中間，他們大家都向我喚叫着：

「他是誰家的人呀？你是屬於誰家的？」

沒有一個人知道。

他們擁着我，搖着我，撞着我，經過許多時候，一直到這個灰白頭髮的水手又出現了。於是他捉住我，解釋

着：

「這是房艙裏的阿斯達拉于人的孩子。」

他帶我跑到房艙裏，將我放在包裹上面，於是他又走開了，他向我搖搖他底手指，威嚇着：「我要給你一些東西！」

船上的聲音漸漸輕下去了。船已經不再盪搖，也不再受水底動力底擾動。房艙的窗門是緊閉在潮濕的牆壁裏，光線是黑暗的，空氣是窒悶的。我彷彿覺得這幾個包裹漸漸變大，而且開始壓在我身上了；這一切都是可怕的，於是我開始疑惑着，我是否永遠孤獨地被遺留在這一隻空船裏。

我走到門旁去，但是門推不開，這黃銅的門柄不肯旋轉過來，於是我拿了一個牛乳瓶，盡力地向它敲去。結果是，祇打破了瓶子，牛乳濺滿在我腿上，而且流進我底靴子裏。被這一個失敗征服了，我倒包裹上柔順地哭泣着，於是不久便睡着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船兒又在震動着，房艙底窗門亮得有如一顆太陽。

外祖母坐在我的旁邊，梳拂着她底頭髮，皺着額角喃喃地在說什麼。她底頭髮特別多，披滿了肩膀、胸部，一直到她膝頭，甚至觸到地板。頭髮是藍黑色的。用一隻手兒從地板上拿它起來，非常困難的拿着，她用了一個幾乎落盡了櫛齒的木梳，插入這繁密的髮辮裏去。她底嘴唇捲曲着，她底黑眼睛閃爍地閃着可怕的光芒，同時她底面孔總在那一大堆頭髮裏，看起來是細小得滑稽。她底表情幾乎是惡毒的，可是當我詢問她為什麼她底頭髮有這麼長的時候，她却用了和平日一樣和藹的溫柔的聲音來回答：

「當然，這是上帝給我的一種懲罰……就是在梳它的時候，你只要看一看……當我年青的時候，我這鬚毛使我感到了驕傲，可是現在我衰老了，我要咀咒它了。但你還是再睡一會兒吧。現在時候還很早，太陽剛才起來呢。」

「但我不想再睡了。」

「很好，那末不要再睡吧。」她立即同意我，編挽着她底頭髮，瞥一眼那硬挺挺地臥在艙位上的面孔朝上的母親。「你昨天晚上為什麼把瓶子打碎的？輕輕告訴我吧。」

她時常這樣地說：愛用這一類特別和諧的話語，它們都生根在我的記憶裏，有如芬芳的、鮮明的、永遠不謝的花朵一般。當她微笑的時候，她底漆黑的、甜膩的眼睛底瞳人，張着且閃耀着，含有一種說不出的魔力，而且她底堅固的白牙齒也快活地閃耀着的。除開她底無數皺紋和她底櫻褐色的皮色之外，她有着一種年青

的煥發的容光，她底疵瑕，就在她底球莖形的鼻子和伸長的鼻管以及紅的嘴唇，這完全因為她有了從她那鑲嵌的黑鼻盪裏嗅鼻盪的習慣和喜歡喝酒的緣故。她的一切都是暗黑的，可是在她內心却輝煌着一股不熄的快樂的熱烈的火焰，而這火焰是從她的眼睛裏顯露出來。雖然她是彎着的，事實上幾乎是駝背的，可是她能輕快地而且溫柔地走着，完全像一隻大貓似的，而且她還溫馴得也像那個良善的動物呢。

在她沒有闖入我的生活裏之前，我好像是沉睡著，而且蒙在鼓裏似的；但是當她出現之後，她喚醒了我，領我看見了日光。用一根單純的絲線將我的一切印象聯結起來，她把它們織成了一個許多彩色的標本，使她自己成為我一生中最知心，最親愛而且最了解一切的朋友；同時她的對於一切造化的大公無私的愛，也充實了我的心靈，使我養成了對於一個艱苦生活所必需的精力。

四十年前，船隻的駛行是很慢的，我們經過了許多時候才駛到尼尼，而我是永不會忘記那幾天美不勝收的生活的。

美好的天氣已開始了。從早晨到晚上，我和外祖母在甲板上，在清朗的天幕下，懶洋洋地，緩緩地，在伏爾加河底鍍着秋天的黃金的兩岸之間平流過去；而且，當光亮的紅色的汽船，總拖着一隻用一根長繩繫在後面的駁船前行，在灰藍色的水面上起伏着的時候，許多回響的呻吟播散着。駁船是灰色的，使我想起一隻木

風來。

不知不覺的，太陽在伏爾加河上飄浮着。每一小時，我們四圍的景色總是更新一次，青青的山高聳着，有如大地的華麗的衣裳上的繁多的褶紋一樣；在岸上，羅列着市鎮的村落；秋天的金黃的葉子，浮蕩在水面上。『看呀，這一切是多麼美麗！』外祖母不停地叫着，容光煥發，雙眼因快樂而張大着，她從船的這邊跑到那邊。她時常凝視岸上，將我忘記了；她站在甲板上面，雙手疊在胸口，沉默地微笑着，而她的眼睛裏充滿了淚水。我扯着她底黑色的飾着小花枝的亞麻布裙。

「唉！」她叫喊着，驚跳起來。「我一定是睡着了，而且已開始在做夢哩。」

「但是你為什麼叫喊起來的呀？」

「我親愛的，爲了快樂也爲了老年啊！」她微笑着回答。「我已經衰老了，你知道的——六十年的歲月已在我頭上悠悠逝去了。」

於是拿着一撮鼻煙，她便開始告訴我幾個關於善心的強盜，聖人以及各種野獸和鬼怪的奇怪的故事。她是溫柔地，神祕地和我談着這些故事，她底面孔緊對着我底，她底張大的眼睛盯視着我，這樣當真把那在我身內成長着的精力灌輸到我心上了。她時候愈說得久，或者可以說愈唱得久，她底話語也愈加娓娓動聽地流動着，聽她說話真有說不出的愉快。

我傾聽着，還要求她講別的；而這就是我所得到的結果：

「在火爐裏住着一個老妖怪。有一次，他的腳爪裏刺着一根小木片，於是他搖來搖去的嗚咽着：『啊，小老鼠，它傷得我很利害呀。啊，小老鼠，我不能忍受這痛苦呀！』」

聽起她底脚兒，她便把它握在手裏兩邊搖着，而且這般滑稽地皺着面孔，真好像是她自己受了傷一般。立在四圍的水手們——有鬍髯的，性情和善的人們——聽着而且笑着而且讚賞着這些故事，他們會說：

「外祖母，再給我們另一個故事吧。」

過後他們會說：

「來和我們一同用晚飯吧。」

在用晚飯的時候，他們用伏特加款待外祖母，用西瓜款待我；他們幹這個事情是祕密的，因為船上有一個人在那裏往來巡走，他禁止別人吃水果，而且見了時常把水果拿走，拋在河裏。他穿着一個官的衣裳，而且時常喝着酒；人們在躲避着他底眼光。

母親到甲板上來的大數很少，而且總是立在遠離我們的地方。她老是沉默的。她底大而苗條的身軀，她底嚴肅的面孔，她底結着髮辮的光亮頭髮底沉重的頭頂——她底一切都是結實而堅固的，我覺得她好像

是包裹在一陣霧裏；或者在一朵透明的雲裏似的，從這裏面，她以她那和外祖母一樣大的灰白的眼睛張望著。

有一次，她嚴厲地叫道：

「媽媽，人們在笑你呀！」

「上帝祝福他們吧！」外祖母毫不介意地回答。「讓他們笑我去吧！願他們好運氣。」

我不會忘記外祖母看到尼尼的時候所顯露的孩提般的快樂。拿著我底手兒，她將我拖到一旁去叫著：「看呀，看呀！這是多麼美麗啊！那就是尼尼，那就是呀！那裏有好些東西簡直不是人間所有的。再去看那教堂吧，它不是好像生着翅膀嗎？」於是她轉向我的母親，快要哭泣了。「范露雪，看呀，你不看看嗎？過來，你好像已經忘記它的一切了。你不能少許表示一點快樂嗎？」

我的母親皺着眉頭，苦笑着。

當我們駛到這美麗的鎮外，在兩條塞滿船隻而且聳立着無數細長的桅樁的河流之間，一隻載滿了人的大船靠着這市鎮駛攏來。握着船腰裏的篙鈎，搭客們一個又一個的上船面甲板去了。一位矮小的，衰老的男人，穿着黑衣服，長着一撮金紅的鬍鬚，鳥一樣的鼻子和青色的眼睛，在他人前面擠着路往前來。

「爸爸！」我的母親用粗啞的高聲叫着，一面倒在他的懷裏；但是他，用他底小小的紅手兒捧住她底面

孔，而且急急地拍着她底額頭，叫道：

「噲，呆子！你到底什麼事呀……」

外祖母突然將他們抱着吻着，而且像一個陀螺似地轉着，轉着；她將我推到他們面前，迅速地說：

「噲——快點！這是你的米蓋爾舅父，這是約哥夫，這是納推麗亞舅母，這兩位是都叫做撒斯却的表兄，

而這就是他們的姊妹開推麗娜。這都是我們一家人。這不是一個大家庭嗎？」

外祖父對她說：

「你好嗎，母親？」於是他們互相親吻了三次。

然後他從密密的人羣中抱着我，將他底手兒放在我頭上，問道：

「那末你是誰呢？」

「我是房艙裏的阿斯達拉干人的孩子。」

「啊呀，他究竟在講些什麼話呀？」外祖父轉向我的母親說，但是沒有等到她回答，他又搖着我說：「你

真是你的父親的兒子。走進船裏去吧。」

上岸後，成羣的人，從一條橫在兩個掩覆着被踏爛了的野草的峻險的斜坡之間的鋪着粗縫的鵝卵石的道路，向山上走去。